



电影文学剧本

西安事变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I 235.7/37

电影文学剧本

西安事变

郑 重 程世荣 姚运焕 胡曜华 黄景渊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西 安 事 变

郑 重 程世荣 姚运焕

胡曜华 黄景渊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·75 字数 90,000

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7,750

统一书号: 10094·194 定价: 0.32 元

DD-7/19

祖国上空，乌云翻滚。

涂着太阳旗的日本轰炸机，把大批炸弹倾泻在祖国大地上。

房屋在倒塌，村庄在燃烧。婴儿扒在母亲的尸体上放声哀嚎……

沈阳大街上，日本兵士肆无忌惮，坦克车横冲直撞……

〔旁白：一九三五年，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之中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东北三省之后，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，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又将沦为日寇之手。

六盘山下，阳光灿烂，红旗如画。

红旗的招引下，我们看到了长征路上的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。他们正带领着长征的队伍，向六盘山峰前进。

周副主席身后，是天真活泼、充满朝气的警卫员小牛。他正手舞足蹈，唱着歌曲鼓舞部队前进。

就在小牛转过身去继续前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背包上供学文化用的小黑板上，写着“北上抗日”四个字。

〔旁白：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，肩负着民族的希望，为了拯救中华民族，长驱二万五千里，北上抗日。可是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，置国家和民族危亡于不顾，继续推行它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卖国政策。一九三五年七月成立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”，自任总司令，张学良任副总司令，同时将豫鄂皖“剿共”失败的几十万东北军调往西北战场。

悲愤、凄厉的汽笛声划破长空。

陇海线上，西去的军车隆隆驰过。车篷顶上，拥挤着东北军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。

并行的公路上，骑兵、步兵、炮车、辎重牛车，拥挤不堪，尘土飞扬；在这支西进的队伍中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扶老携幼、拖儿带女的家属。

这支五颜六色、奇形怪状的队伍，在老弱的呻吟和军官的斥骂声中，缓慢西进……

专列车厢。

白少宽的脸从车窗玻璃上收回来，不满地发着牢骚：“拖儿带女，锅碗瓢盆，这哪儿象军队！”

对面坐着的张学良，眼睛凝看着窗外，毫无表情。

赵 媿：“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家了，人又要吃饭。副司令也很伤脑筋。”

关海涛进来：“委员长的电报。”

张学良接过电报看看：“……西进不利，红军已突破西兰公路北上……”

白少宽埋怨地：“你看！五十七军果然没有完成堵截任务。”

两人相对无言。

片刻，张学良对关海涛：“电告董军长，五十七军速由庆阳、合水北进，西路策应六十七军北上。”

白少宽：“鉴于目前状况，专列是否就不在中原车站停了？”

张学良对关海涛：“同时通知中原车站，确保专列畅通。”

中原车站。

剥落的墙壁上有“唐拾义”、“火咳丸”等商业广告。也有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汉奸卖国贼”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等标语。

几列军车停在路轨上。

东北军士兵和家属充斥站内各处。他们在奔走着、呼喊着……

稍远处，有的在生火做饭、有的在打着纸牌、有的在睡觉、有的则是奄奄一息、低声呻吟……

旅客、乞丐、投机商、军人往返穿梭，烟尘弥漫，杂声喧嚣。

一曲低沉的河南坠子，随着寒风，挤进人们耳朵更给这幅流亡图增加了凄凉的色彩和时代气氛。

歌声：

可恨小东洋，
出兵占沈阳。
一颗炸弹落下来，
全家老少都命亡。
无奈随军进关来，
一腔苦水对谁讲……

月台。

一对阔佬夫妇，后跟搬运伙匆匆而来。差点撞在背插草标的小女孩身上。阔太太惊叫，抽出手帕掩鼻而过。

一报童手拿一叠彩色纸追上阔佬。

报童：“太太，您的东西掉了。”

阔太太：“呵?!”接过彩色纸。

报童：“晚报，晚报。”叫喊着转瞬即逝。

阔太太展开纸条惊呼：“共产党……”

阔佬忙接过传单看看，正欲撕，身着东北军军官服的丁文辉走上：“你喊什么？”

阔佬怯懦地，强作笑脸将传单递给丁：“军官先生，这是刚才一个卖报的硬塞在我手里的。”

丁文辉接过传单。阔太太如发现什么似地喊道：“快，就是那个小子……”

丁文辉侧身看见了那个报童，但没动声色，冷冷地对阔佬说：“你们走吧。”

阔佬走了，丁文辉又展开传单，轻声念出：“八一宣言……”他周围看看，然后聚精会神地看起来……

一摞枕木旁，婴儿哭声刺人肺腑。

金大嫂摇晃着怀中婴儿，忽然发现婴儿已溺尿了，忙高声喊道：“大川——大川——”

身背大枪，左手提水壶，右手搀着母亲的东北军士兵金大川边走边应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金大嫂埋怨地：“跑到哪去了，快、尿布，尿布！”

金大川忙放下水壶，解下腰里的包袱，取出尿布。

金大嫂利索地给孩子换尿布，将湿尿布给大川。大川为难地：“咳，这往哪儿凉？”

金大嫂夺过尿布，顺手搭在金大川刺刀上。

金母剧烈的咳嗽声，金大川忙给母亲倒水，金大嫂右手抱着孩子，左拳轻轻在老人背上捶着。

传来急剧的哨子声。

月台上。

士兵在集合。

士兵甲：“要开车？”

集合人：“听说有人要在车站闹事，加强警戒。”

车上没有见过的，参谋长白少宽的副官苗忠由票房向

月台走来，刚好金大川搀着老母亲从对面走来，站在队伍后面。

苗忠看见金大川刺刀上的尿布，厉声命令：“站住！”

金大川莫名其妙地站下，看着苗忠。

苗忠一把扯下金大川刺刀上的尿布：“他妈的，象个当兵的吗？”趁势给了金大川一个耳光。

这时，旁边的金大嫂一步闪上，护住金大川，对苗忠：“当兵的怎么样？有枪有刀不打日本人，凉块尿布还算是有个用场。”

苗忠：“你这臭娘们，敢给老子顶嘴。”举手又欲打。

金大嫂：“你打，你打……”

一位工人：“呵，跟娘儿们动武，有威风到日本人面前抖去。”

金大川怒目而视，围观的人忿忿不平。

苗忠气极败坏地：“你……听着！今晚军运繁忙，一切闲杂人员必须离开车站，违抗者，军法从事！”命令路警士兵：“把站内所有人统统赶走！”

路警和士兵挥枪驱赶群众。

金大川对金大嫂：“你先把娘搀到那边等我，值勤完了我来找你们。”

苗忠：“白参谋长命令，军情紧急，队伍马上出发，家属一律不准随车。”

金大川：“什么？”

金大娘：“大川，你走了，留下我们娘们仨可怎么

办？”抓住金大川不放。

苗忠命令路警：“把她们弄走，敢有违抗者，就地枪决！”

路警推开老太太，拉走金大嫂。

金大川无奈，高声对妻子：“春兰，娘和孩子交给你了，赶下趟车到西安找我。”

婆媳二人在横着的刀枪面前，欲前不能，疯了似地同时呼喊：“大川——大川——”

嘶裂肺腑的气笛声淹没了婆媳的呼喊。

金大川失神地望着妻母一步一回头地被赶出车站……

水塔下。

铁路工人老张向站台内走来。两个路警端枪上，横枪挡住。老张将手里的号志灯亮出。路警放行。老张向天桥处走去。

刚走到天桥底下，蔡光不知从何处闪出来：“老张，华敏同志来了。”

老张点点头，示意蔡光警戒。

围着白围巾的华敏迎上来，二人握手。

老张：“华敏同志，这是东北军西进的情况。今晚你乘那趟货车去西安。”手向货车指去。

华敏：“好。”和老张握手，走去。

天桥。

丁文辉走来。刚好和匆匆而行的华敏擦肩而过。

二人同时欲行又止，转过身来。

丁文辉愕然地：“华敏……你怎么到了这儿？”

华敏上下打量着丁文辉：“你……也到了这？”

丁文辉：“我是和苗忠来给咱校长打前站……”

华敏厌恶地：“张学良？”

丁文辉：“对，刚好他的专列不在这儿停了，咱们俩……”

华敏痛心地说：“我等了你五年，没想到呵……”背过身去拭泪。

丁文辉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气笛声响。

丁文辉：“专列到了，华敏……”上来抓住她的手。

华敏挣脱，伸手将围巾取下，塞到了丁文辉手中，毅然向天桥上走去。

丁文辉：“华敏……”欲追。

机车驰过，浓重的烟雾喷到了丁文辉面前……

西安车站，小车鱼贯驰出。

路人惊疑地看着这气氛，高声议论。

甲：“……什么要人来了？”

西北军巡逻队：“不抵抗将军，张学良驾到了。”

这时，一个妇女从对面院门追出来：“老总，行行好，我三儿媳妇住娘家去了，三天就回来……”

东北军士兵：“他妈拉巴子，这房子我们非住不可！”
伸手推开老妇，扬长而去。……

西北军巡逻队：“呸，把东北让给日本人，有脸跑到西北来抢地盘！”

故都城头。

张学良在杨虎城陪同下，兴致勃勃地登上城垣。

秦川景色，尽收眼底。

张学良面对着壮丽的景色，兴致盎然地：“东有潼关险隘，南有巍巍秦岭。”转回身来，“北面呢……”

杨虎城：“八水绕长安，八百里秦川，人杰地灵，物产丰富。”

张学良：“好地方！”

杨虎城：“否则，为什么十一代帝王在这儿建都。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

白少宽忙凑上来：“秦王扫六合，虎势何雄哉！副司令，难怪长安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，确实是个休养生息，谋图霸业的好地方！”杨虎城的眉头一皱。

严副官也听出了白少宽的用意，忙插话道：“参谋长何必把话拉得那么远？就近点说，满人不就是以松辽平原为基地，进而推出个大清基业吗？”

杨虎城注视着张学良的反映。

张学良似乎对白和严的谈话奥妙没有听出，相反被严副官最后的话触动了。

张学良脱口而出：“是呵，‘极目城头东眺望，山河依旧主人非！’”

杨府。

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，是杨虎城问夫人谢宝珍：“你对于这位少帅印象如何？”

谢宝珍：“谈吐流利，举止不凡，名不虚传的公子哥儿。”

杨虎城：“不能光看外表。历史上多少人想把兵权交给儿子，成功的很少；可是他不但能搞掉常荫槐和杨雨庭，而且在部队里威望还挺高。就凭这一点，说明是有机心，有能力的。”

谢宝珍：“这样就更得注意何应钦的提醒了，注意他在陕西找地盘——那个参谋长就话里有话。”

杨虎城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不过你注意了没有？一提到松辽平原，他动感情了。”

谢宝珍：“那两句诗确实满有感情。”

杨虎城：“这就说明，国难家仇，这些他都还没忘！”说完，他凝神思索。稍倾，计上心来。

杨虎城抓起电话：“严副官吗？马上起草个报告交‘剿总’，请张副司令从东北军中推荐贤达，加强地方施政。”

谢宝珍急了：“虎城，不能这样……”

杨虎城：“你不懂。”

“剿总”。

白少宽拿着绥靖公署的报告，如获至宝：“太好了，专员、县长一委任，地方行政权也就抓到我们手里了。”

张学良踱步不语。

白少宽：“副司令，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，据下面报告，从我军到达以后，十七路军就寻衅闹事，声言要把我们赶出去。”

张学良仍不语。

白少宽：“我倒是想了几个人，你过目一下，就派人给杨虎城送去。”

张学良：“不！告诉丁文辉，以总部名义行个文，下达各部：第一，不准在陕西地方筹粮；第二，不准在陕西地方筹用劳力；第三，所有东北军军官，一律不准在陕西地方行政中任职！”

白少宽：“这……”

张学良：“我的任务是‘剿共’！电问六十七军王军长，部队进到什么地方？”

延安南门。

何立中勒住马头，扬起脸来看看。

南门脸上“韩范重镇”四个大字。

何立中得意地：“向军部和副司令同时发报，一一〇师占领延安。”

西安“剿总”。

“庆功”宴会，已近尾声，杯盘狼籍。

张学良神采飞扬地拉杨虎城站起，边踱步边说：“从一一〇师顺利向延安推进说明，红军也不是象有些人吹嘘得那样神乎其神。”

杨虎城操着官场式的语言应付：“副司令毕竟是兵强马壮，指挥有方呵。”

张学良：“你我之间，不需要这样的语言，需要的倒是精诚团结，携手共进，三个月内，完成‘剿共’大业。”

杨虎城：“军事上我接受副司令指挥是应该的，只是十七路军势单力薄……”

张学良：“过谦了。”

杨虎城：“我说的是实情。陕南一仗，我的三个旅被歼，两位旅长送了命。中央不但不给补充，连番号都撤销了。”

张学良误认为杨是要饷，慨然地说：“虎城兄，十七路军今后粮饷弹药有了困难，愚弟我一定协助解决。只是随着我军继续北进，这淳化宜川一线防地，全仗老兄负责了。”说着，走到地图前，伸手拉开帷帘。

杨虎城却后退几步，又在桌前坐下。

张学良看看杨虎城的神色：“虎城兄！——”

杨虎城：“我一直在想，六十七军北上为什么始终没有和红军遭遇？”

张学良：“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刘志丹是土共，没有多少战斗力……”

杨虎城：“可徐海东，你在光山、麻城一带是吃过他亏的。”

张学良：“哈哈，就算他过去有些战斗力吧，经过长途流窜，已是疲惫之师了。”

杨虎城：“副司令，恕我冒昧，要警惕人家以逸待劳！”

陕北劳山。

枪炮声骤起。

烟雾弥漫，杀声震天……

西安。

剿总的电话铃急剧响起。

丁文辉抓起电话，听完后，无力地放下话筒：“副司令，王军长报告，下午五点十分，一一〇师在劳山全部被歼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阵亡，两千五百弟兄被俘。”

张学良一拳砸在桌上：“这是耻辱！整个师被歼，这在东北军战史上还没有先例！”

关海涛手执电文进来报告：“王军长来电，红军在榆林桥附近集结。”

杨虎城进来，深表同情地：“副司令，一一〇师的……我听说了。”

张学良眼瞅着杨虎城，笑了：“虎城兄，你是来劝慰我的吗？我张学良可不是个脆弱的人。”

杨虎城感到了张学良的精神状态，急中生智：“不，俗话说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！”

张学良哈哈大笑：“对呀，虎城兄，我们不能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呵！海涛——”说着，伸手拉开军事地图帷帘。

杨虎城知趣地：“你公务繁忙，我告辞了。”

张学良：“恕不远送。”

绥靖公署。

杨虎城刚进门，严副官迎上来：“劝说的如何？”

杨虎城：“我们想的太简单了——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。”

严副官：“非再吃几个败仗不可。”

杨虎城由衷地感慨：“我们还不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?!”

严副官：“对了，红军那批药品和电讯器材……”

杨虎城：“从宜川前线送走，要对张学良保密！”

南京。

蒋介石从军事地图前转过身来：“电告西安张学良，毛泽东正向吴起镇方向移动，要阻止他和徐海东会师，要不给他们喘息机会，趁立足未稳，聚而歼之！”

钱大钧：“是！”欲走。

蒋介石：“等等，电告胡宗南，要他紧紧跟在张、杨后面。”

钱大钧：“是。”